

第二辑（春秋战国部分）

王子英 胡厚昌 主编

# 中国财政历史资料选编

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

# 中国财政历史资料选编

第二辑（春秋战国部分）

王子英 胡厚昌 主编

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

# **中国财政历史资料选编**

**第二辑**

**(春秋战国部分)**

**王子英 胡厚昌 主编**

**\***

**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**

**\***

**(北京东城大佛寺东街 8 号)**

**\***

**中南财经大学印刷厂印刷**

**787×1092毫米 32开10.75印张237 000字**

**1990年11月第1版，1990年11月湖北第1次印刷**

**印数：1—2500 定价：4.90元**

**ISBN 7-5005-0503-5/F · 0461**

# 《中国财政历史资料选编》

## 编辑委员会名单

**顾问：**陈如龙 许毅

**主任：**戎子和

**副主任：**赵春新 左治生

**委员：**（按姓氏笔划为序）马大英 王子英 左治生

戎子和 吕调阳 刘志诚 孙文学 孙翊刚

杨春一 宋寿昌 陈昭桐 赵春新 姜明远

徐世鉅 崔敬伯 董庆铮 蔡次薛

## 序　　言

《中国财政历史资料选编》即将同读者见面了。这部资料选编按历史发展的顺序，基本上以朝代为中心，共分为十二辑，每辑又各具特色。我国历史悠久，史籍浩繁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，虽然出版了一些通史资料和一些经济史料，但贯穿古今的、经过整理的财政史料，尚属少见。毫无疑问，中国财政史料的编辑和出版，为研究中国财政演变的规律，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财政，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。

毛泽东同志1941年5月在《改造我们的学习》这篇光辉文献中，向全党提出了研究现状、研究历史、学习马列主义应用的重大任务。他说：“不要割断历史。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，还要懂得中国；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，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；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，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。”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，“昨天——今天——明天”是紧密相联的。深刻地了解昨天，才能真正懂得今天，也才能为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而奋斗。在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，邓小平同志和陈云同志都把“尊重知识，尊重人才”，培养中青年干部，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。培养人才，懂点历史是一门不容忽视的必修课，因为鉴往知今才能继往开来。因此，我觉得战斗在财经战线的广大干部，特别是中青年干部，看一看这部财政史料选编，增加

一点历史知识，对他们肩负社会主义现代化重任是有益的。

这部财政史资料选编是为了满足教学、科研和广大实际工作者的需要，经财政部组织，由几所财政院校的教授、专家，在教学、科研任务和社会工作都很繁重的情况下，仅用了五年的时间完成的。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，收集和整理财政史料，删纂编审并加注释已属不易，况且参加这项工作的同志，多已年逾古稀，他们带领一班中青年同志，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，不顾酷暑严寒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五年时间内，就将一部几百万字的史料摆在读者面前，就更属难得。“老牛明知夕阳短，不用扬鞭自奋蹄，”他们这种拼将有生之年，献身四化建设的革命精神，是特别值得赞许和学习的。当这部编著问世之际，作为财政战线的一名老兵，谨向他们表示我的称羡和敬意。

正象许多著作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一样，这部财政史料选编也难免有遗漏和舛误之处。我想，经过专家、学者和广大读者的鉴定和指正，它将进一步完善起来。

吴 波

# 目 录

## 第一部分 概 况

一、基本政治形势	( 1 )
二、国名与疆域	( 10 )
三、各诸侯国世系年表	( 14 )
四、社会经济之发展	( 32 )
五、社会制度之激烈变革	( 69 )
六、诸侯割据兼并到统一	( 105 )

## 第二部分 各国财政之改革

一、齐国财政之改革	( 114 )
二、晋国财政之改革	( 118 )
三、鲁国财政之改革	( 122 )
四、楚国财政之改革	( 125 )
五、郑国财政之改革	( 129 )
六、陈国财政之改革	( 130 )
七、魏国财政之改革	( 131 )
八、秦国财政之改革	( 132 )
九、赵国财政之改革	( 134 )

## 第三部分 财 政 收 入

一、田赋收入	( 135 )
二、军赋之变革	( 154 )
三、盐铁专卖	( 167 )
四、关市之征	( 172 )

五、贡纳与索賂	(177)
六、特种收入	(188)
七、铸钱与均输	(193)

#### 第四部分 财 政 支 出

一、财政支出的原则与制度	(195)
二、祭祀支出	(196)
三、王侯家族之费用	(202)
四、军事费用	(219)
五、官吏的俸祿	(242)
六、修筑长城，巩固边防	(259)
七、水利建设	(264)
八、交际费用	(266)
九、赐予费用	(269)
十、贡献费用	(272)

#### 第五部分 财政机构与财政管理

一、财政机构与财政官吏	(276)
二、财政管理制度	(282)

#### 第六部分 财 政 思 想

一、管仲的理财治国思想	(291)
二、孔丘的理财治国思想	(301)
三、墨翟的理财治国思想	(307)
四、荀卿的理财治国思想	(311)
五、商鞅的理财治国思想	(316)
六、孟轲的理财治国思想	(325)

# 第一部分 概 况

## 一、基本政治形势

四十六年，宣王崩，子幽王宫涅立。幽王二年、西州三川皆襄。……三年，幽王嬖爱褒姒，褒姒生子伯服。幽王欲废太子。太子母，申侯女，而为后。后幽王得褒姒爱之，欲废申后，并去太子宜臼，以褒姒为后，以伯服为太子。褒姒不好笑，……幽王为烽燃大鼓，有寇至则举烽火，诸侯悉至，至而无寇，褒姒乃大笑。幽王说之。为数举烽火，其后不信诸侯益亦不至。

幽王以虢石父为卿，用事，国人皆怨。石父为人佞巧善谀好利，王用之。又废申后，去太子也。申侯怒，与缯、西夷犬戎攻幽王。幽王举烽火徵兵，兵莫至。遂杀幽王骊山下，虜褒姒，尽取周赂而去。於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，是为平王，以奉周祀。

平王立，东迁于雒邑，辟戎寇。平王之时，周室衰微，诸侯彊并弱，齐、楚、秦、晋始大，政由方伯。

四十九年，鲁隐公即位。

五十一年，平王崩，太子洩父蚤死，立其子林，是为桓王。桓王，平王孙也。

桓王三年，郑庄公朝，桓王不礼。五年，郑怨，与鲁易许田。许田，天子之用事太山田也。

《史记·周本纪》，中华书局1959年版，  
第1册，第149—150页。

〔编者按〕

从周平王东迁洛邑（公元前770年），到秦并六国，统一中国（公元前221年），历史上称为东周时期。东周又因前后期政治、经济情况的不同，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代。但历代的历史学家，对于春秋时代与战国时代分界线，说法不一。

司马迁《史记·六国年表》定为周元王元年（公元前475年），其前为春秋时代，后为战国时代。郭沫若《中国史稿》和翦伯赞《中国史纲要》均从此说。

杜预在《春秋》序中，定为鲁哀公十四年（公元前481年），吕祖谦《大事记》亦从此说。

刘向《战国策叙》定为周贞定王34年（公元前455年）。

林春溥《战国编年》和黄式三《周季编略》均定为周贞定王元年（公元前468年）。

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定为周威烈王二十三年（公元前403年），范文澜《中国通史简编》和吕振羽《简明中国通史》均从此说。

邓立群《中国历史大事表》和杨宽《战国史》均定为周贞定王十六年（公元前453年）。

为研究方便起见，在本史料选编中，春秋时代指从周平王东迁洛邑到周敬王39年（公元前770—476年），战国时代指从周元王元年到秦始皇二十六年（公元前475—221年）。

周室既衰，礼乐征伐自诸侯出<sup>①</sup>，转相吞灭，数百年间，列国耗<sup>②</sup>尽。至春秋时，尚有数十国，五伯<sup>③</sup>迭兴，总其盟会。陵夷至于战国，天下分而为七，合从连衡，经数十年。秦遂并兼四海。以为周制微弱，终为诸侯所丧。故不立尺土之封，分天下为郡县，灭前圣之苗裔<sup>④</sup>，靡有孑遗者矣。

〔注〕  
①《汉书》，中华书局1962年版，第6册，第1542页。

〔注解〕

- ① 礼乐征伐自诸侯出：语出《论语·季氏篇》，意思是说遵照古制，不是周天子就无权变礼乐、专征伐。现在由于天下无道，王室衰微，乃至于制礼作乐讨伐征战这样的大事，诸侯们也擅自作主决定。
- ② 耗：耗的本字，消耗、消灭之意。
- ③ 伯：同霸。五伯指春秋时先后称霸的齐桓公、晋文公、楚庄王、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；一说指齐桓公、晋文公、秦穆公、楚庄王、宋襄公。
- ④ 苗裔：指后代子孙。

《帝王世纪》曰：自天地设闢，未有经界之制。三皇尚矣。……及禹平水土，还为九州，令《禹贡》是也。是以其时九州之地，凡二千四百三十万八千二十四顷，定垦者九百（一）〔三〕十万（八）〔六〕千二十四顷，不垦者千五百万二千顷。民口千三百五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三人。至于塗山之会，诸侯承唐虞之盛，执玉帛亦有万国。是以《山海经》称禹使大章步自东极，逮汤受命，其能存者三千余国，方于塗山，十损其七。民离毒政，将亦如之。殷因于夏，六百余载，其间损益，书策不存，无以考之。又遭纣乱，至周剋商，制五等之封，凡千七百七十三国，又灭商时千三百矣。民众之损，将亦如之。及周公相成王，致治刑错，民口千三百七十一万四千九百二十三人，多禹十六万一千人，周之极盛也。其后七十余岁，天下无事，民弥以息。及昭王南征不反，穆王失荒，加以幽、厉之乱，平王东迁，三十余载，至齐桓公二年，周庄王之十三年，五千里内，非天王九侯之御，自世子公侯以下至于庶民，凡千一百八十四万七千人，除有土老疾，定受田者九百万四千人。其后诸侯相并，当春秋时，尚有千二百国。二百四十二年之中，弑君三十六，亡国五十二，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，不可胜数。至于

战国，存者十余。于是从横短长之说<sup>①</sup>，相夺于时，残民诈力之兵，动以万计。故崤有匹马之祸<sup>②</sup>，宋有易子之急<sup>③</sup>，晋阳之（国）<sup>〔围〕</sup><sup>④</sup>，县釜而炊，长平之战<sup>⑤</sup>，血流飘卤。周之列国，唯有燕、卫、秦、楚而已。齐及三晋，皆以篡乱，南面称王<sup>⑥</sup>。卫虽得存，不绝若线。然考苏、张之说，计秦及山东六国，戎卒尚存五百余万，推民口数，尚当千余万。及秦兼诸侯，置三十六郡，其所杀伤，三分居二；犹以余力，行参夷之刑，收太半之赋，北筑长城四十余万，南戍五岭五十万，阿房、骊山七十余万，十余年间，百姓死没，相踵于路。

《后汉书·郡国志》，中华书局1962年版，  
第12册，第3385—3388页。

#### 〔注解〕

- ① 从横短长之说：指战国苏秦、张仪倡合纵连横之说。
- ② 故崤有匹马之祸：指僖公三十三年，秦晋联合伐郑伐楚。秦背约袭郑，为晋发觉。晋伏击秦师，秦师全军覆灭，俘秦三将的故事。
- ③ 宋有易子之急：指宣公十五年，楚师围宋久，城内乏粮，易子而食，折骸以炊，宋人惧，使华元夜入楚师乞和的故事。
- ④ 晋阳之围，县釜而炊：语出《史记·赵世家》。智伯请地韩、魏，韩、魏与之。请地赵，赵不与，以其围地之辱。智伯怒，遂率韩、魏攻赵，三国围攻晋阳岁矣，引汾水灌城，城不浸者三版（八尺为版）。城中县釜而炊，易子而食。
- ⑤ 长平之战，血流漂卤：语出《史记·赵奢列传》。“卤”通“橹”，指大盾。公元前260年（秦昭王四十七年），秦将白起，大败赵国于长平（今山西高平县西北），赵国大将赵括被射死，赵国降卒40余万也被坑杀。这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残杀战俘事件。
- ⑥ 齐及三晋，皆以篡乱：周敬王三十九年（前481年），齐国的田成子杀死齐简公和右相监止，实现田氏专政；周安王十六年（前386年）正式承认田氏为诸侯。周贞定王十六年（前

453年），晋国的韩、赵、魏三家瓜分晋地，灭亡了晋国；周威烈王二十三年（前403年），正式承认三家为诸侯。

周室自文、武始兴<sup>①</sup>，崇道德，隆礼义，设辟雍泮宫庠序之教<sup>②</sup>，陈礼乐弦歌移礼之化。叙人伦，正夫妇，天下莫不晓然。论孝悌之义，惇笃之行，故仁义之道满乎天下，卒致之刑错四十余年<sup>③</sup>。远方慕义，莫不宾服，雅颂歌詠，以思其德。下及康、昭之后，虽有衰德，其纲纪尚明。及春秋时，已四五百载矣；然其余业遗烈，流而未灭。五伯之起，尊事周室。五伯之后，时君虽无德，人臣辅其君者，若郑之子产。晋之叔向，齐之晏婴，挟君辅政，以并立于中国，犹以义相支持，歌说以相感，聘覲以相交，期会以相一，盟誓以相救。天子之命，犹有所行。会享之国，犹有所耻。小国得有所依，百姓得有所息。故孔子曰：“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？”周之流化，岂不大哉！及春秋之后，众贤辅国者既没，而礼义衰矣。孔子虽论诗、书，定礼、乐，王道粲然分明，以匹夫无势，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，皆天下之俊也，时君莫尚之。是以王道遂用不兴。故曰：“非威不立，非是不行。”仲尼既没之后，田氏取齐，六卿分晋，道德大废，上下失序。至秦孝公，捐礼让而贵战争，弃仁义而用诈谲，苟以取强而已矣。夫篡盜之人，列为侯王；诈谲之国，兴立为强。是以传相放效，后生师之，遂相吞灭，并大兼小，暴师经岁，流血满野，父子不相亲，兄弟不相安，夫妇离散，莫保其命，潜然道德绝矣。晚世益甚，万乘之国七，千乘之国五，敌侔争权，蓋为战国。贪饕无耻，竞进无厌；国异政教，各自制断；上无天子，下无方伯；力功爭强，胜者为右；兵革不休，诈伪并起。当此之时，虽有道德，不得施谋；有设之强，负阻而恃固；连与交质，重约结誓，以守其

国。故孟子、孙卿儒术之士，弃捐于世，而游说权谋之徒，见贵于俗。是以苏秦、张仪、公孙衍、陈轸、代、厉之属，生纵横短长之说，左右倾侧。……。

《战国策》（下）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，第1195—1197页。

- ① 周室自文武始兴：文指周文王姬昌，武指周武王姬发。周本是商朝的属国，周文王时扩大了国土“三分天下有其二”；武王时灭亡了商朝，建立了周朝。因此说，周朝是从文王、武王时开始兴起的。
- ② 设辟雍泮宫庠序之教：周天子设立的大学叫辟雍；诸侯设立的大学叫泮宫。庠序也是西周学校的名称。
- ③ 卒致之刑错四十余年：刑错是刑法搁置起来不用的意思。这句话是指在成王、康王治国40多年里，天下太平，人们不做犯法的事，所以连刑法也搁置不用了。

十月之交，朔月辛卯，日有食之，亦孔之丑，彼月而微，此月而微，今此不民，亦孔之哀。日月吉凶，不用此行，四周无政，不用其良。彼月而食，则维其需，此日而食，于何不诫。烨烨震电，不宁不令，百川沸腾，山冢崒崩，高山为谷，深谷为陵，哀今之人，故懽莫征<sup>①</sup>。

《诗经·小雅·十月之交》。

#### 〔注解〕

- ① 此诗系指幽王即位第二年，关中发生了大地震，岐山崩、三川竭的严重情况。

幽王二年，西周三川<sup>①</sup>皆震。伯阳父曰：“周将亡矣！夫天地之气，不失其序<sup>②</sup>；若过其序，民乱之也。……昔伊、洛<sup>③</sup>竭而夏亡，河竭而商亡<sup>④</sup>。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<sup>⑤</sup>，其川源又塞，塞必竭。夫国必依山川，山崩川竭，亡之征

也。……若国亡不过十年，……”十一年，幽王乃灭，周乃东迁。

《国语·周语上》（上）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，第26—27页。

### 〔注解〕

- ① 三川：指发源于岐山的泾、渭、洛三条河流。
- ② 序：季节、时序。
- ③ 伊、洛：水名。夏都阳城，邻近伊、洛。
- ④ 河：指黄河。商王盘庚从奄（今山东曲阜）迁都到殷（今河南安阳），黄河水流经此地。
- ⑤ 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：二代指夏、商两代；季，指末年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当时周王德化衰微已像夏商两代的末年了。

自我先王厉、宣、幽、平而貳天祸，至于今未弭<sup>①</sup>。我<sup>②</sup>又章之，懼長及子孙，王室其愈卑乎？其若之何？“自后稷<sup>③</sup>以来宁乱，及文、武、成、康而仅克安民。自后稷之始基靖民<sup>④</sup>，十五王<sup>⑤</sup>而文始平之，十八王<sup>⑥</sup>而康克安之，其难也如是。”

《国语·周语下》（上）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，第110页。

### 〔注解〕

- ① 弭：停止、消除的意思。
- ② 我：指灵王时（前571年—前454年）的东周时期。
- ③ 后稷：周之始祖，开始播百谷、安百姓。
- ④ 始基靖民：开始奠定安靖人民的基础。
- ⑤ 十五王：指后稷、不窶、鞠、公刘、庆节、皇仆、羌弗、殷瑜、公非、高圆、亚圆、公叔相颠、太王、王季、文王。
- ⑥ 十八王：指上注的十五王再加上武王、成王、康王。

我周之东迁，晋、郑是依<sup>①</sup>；子颓之乱，又郑之弑定<sup>②</sup>。今以小忿弃之，是以小怨置<sup>③</sup>大德也，无乃不可乎！

《国语·周语中》（上）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，第45页。

〔注解〕

- ① 周之东迁，晋郑是依：指周平王逃避犬戎，东迁洛阳，郑武公、晋文公戮力同心，辅佐周室。
- ② 子颓之乱，又郑之弑定：子颓为周庄王之子，篡其侄惠王位而自立为王。惠王逃亡到郑国，郑厉公杀子颓而保惠王。
- ③ 置：废弃的意思。

吾先君新邑于此<sup>①</sup>，王室而既卑矣，周之子孙日失其序<sup>②</sup>。夫许，大岳之胤也<sup>③</sup>。天而既厌<sup>④</sup>周德矣，吾其能与许争乎？

《春秋左传注·隐公十一年》（一），中华书局1981年版，第1册，第75页。

〔注解〕

- ① 新邑于此：新邑指新郑一带。郑国初封于西周，国土在今陕西华县东北二十里。东迁以后，郑武公伐虢（今河南荥阳）桧（今河南密县东北）而併其地，因立国于新郑。
- ② 序：谓绪业，即所承受的功业。郑是周之子孙，看到周室衰落，感到作子孙的未继承好祖业的痛苦。
- ③ 大岳：大念太，大岳即太岳，相传为神农之后。太岳指姜姓诸侯国，齐、许、申、吕都是姜姓诸侯国。
- ④ 厥：即厥弃。意指姬姓的郑国已经衰落，而姜姓的齐、许两国强大，因此郑不能与许争田了。

呜呼！幽、厉失德，周道日衰，纲纪散坏，下陵上替，诸侯专征，大夫擅政，礼之大体计丧七八矣，然文、武之祀犹绵绵相属者，盖以周之子孙尚能守其各分故也。何以言

之？昔晋文公有大功于王室，请隧于襄王，襄王不许，曰：“王章也。未有代德而有二王，亦叔父之所恶也。不然，叔父有地而隧，又何请焉！”文公于是惧而不敢违。是故以周之地则不大于曹、滕，以周之民则不众于邾、莒，然历数百年，宗主天下，虽以晋、楚、齐、秦之强不敢加者，何哉！徒以名分尚存故也。至于季氏之于鲁，田常之于齐，白公之于楚，智伯之于晋，其势皆足以逐君而自为，然而卒不敢者，岂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，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诛之也。今晋大夫暴蔑其君，剖分晋国，天子既不能讨，又宠秩之，使列于诸侯，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。先王之礼于斯尽矣！

《资治通鉴》，中华书局1956年版，第1册，第4—6页。

春秋终于敬王三十九年庚申之岁，西狩获麟，又十四年，为贞定王元年癸酉之岁。鲁哀公出奔，二年，卒于有山氏，左传以是终焉。又六十五年，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之岁，初命晋大夫魏斯、赵籍、韩虔为诸侯，又一十七年，安王十六年乙未之岁，初命齐大夫田和为诸侯。又五十二年，显王三十五年丁亥之岁，六国依次称王，苏秦为从长，自此之后，事乃可得而纪。自左传之终以至此，凡一百三十三年，史之阙佚。考古者为之茫昧。如春秋时，犹尊礼重信，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。春秋时，犹宗周王，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。春秋时犹严祭祀，重聘享，而七国则无其事矣。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，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。春秋时犹宴会赋诗，而七国则不闻矣。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，而七国则无有矣。邦无定交，士无定主，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